

恐怖主義與媒體：  
檢視美國反恐戰爭、伊斯蘭恐慌與半島電視台

林照真\*

---

投稿日期：105 年 5 月 15 日；通過日期：106 年 4 月 29 日。

\* 林照真為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e-mail: carolinelin@ntu.edu.tw。

本文引用格式：

林照真（2017）。〈恐怖主義與媒體：檢視美國反恐戰爭、伊斯蘭恐慌與半島電視台〉，《新聞學研究》，133: 1-41。

## 《摘要》

本論文以國內極少關注的恐怖主義與媒體為討論主軸，並述及恐怖主義報導中，新聞媒體該有的報導角色。本論文以身處中東的半島電視台為研究焦點，採文獻檢視與深度訪談法，討論半島電視台如何報導 911 與恐怖主義。研究發現，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社會對恐怖份子有截然不同的認定標準；「半島」等阿拉伯記者不但要報導恐怖主義，還要面對恐怖主義的威脅。本論文並認為，因恐怖主義而起的伊斯蘭恐慌，更值得重視。

關鍵詞：半島、伊斯蘭、伊斯蘭恐慌、阿拉伯、恐怖主義、恐怖份子

## 壹、前言：恐怖主義與 911

自從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簡稱 ISIL）於 2014 年夏天宣布成立「伊斯蘭國」後，已經主導多次的恐怖攻擊行動，造成無辜民眾喪生，令人髮指。美國總統歐巴馬宣佈聯手多國打擊 ISIL 時，臺灣也是反 ISIL 的盟友之一（楊幼蘭，2015 年 11 月 24 日）；隨後伊斯蘭國公布影片點名反恐國家，中華民國的國旗也出現在 ISIL 的宣傳影片中（李忠謙，2015 年 11 月 25 日），這可能是臺灣民眾第一次覺得恐怖主義與自己有關。

恐怖主義在很多國家都是陌生的名詞，較為人知的是發生在 2001 年的 911 事件，多數人第一次聽到賓拉登的名字，知道他是蓋達組織（al Qaeda）首腦。2001 年美國以反恐為名進軍阿富汗時，人們因此知道塔利班（Taliban，或稱為神學士）；2014 年巴基斯坦大城白夏瓦一所學校發生恐怖攻擊事件，攻擊者在校園內瘋狂開槍，造成 132 名學生、9 名老師死亡，「巴基斯坦塔利班」（TTP）很快就宣稱他們是行動的主事者。然而沒有人知道 TTP 是誰？也不明白為什麼阿富汗塔利班要強力與 TTP 切割（Iqtidar, 2014, December 18）？現在，ISIL 又使恐怖組織出現結構性變化，更從魅力領袖領導的恐怖團體的模式，轉型為具有領土的組織型態（Al-Marashi, 2014, November 12）。恐怖組織勢力不斷發展，阿富汗政府也說明自 2016 年起，塔利班約在阿富汗佔有全國 5% 的領土（“SIGAR report: Taliban gained territory in Afghanistan”，2016, July 29），恐怖主義的存在愈來愈不可輕忽。

911 恐怖事件發生時，人們從電視上看到聯合航空的波音 767 接近世貿大樓的南塔，並在 9 點 03 分的時候猛烈撞上。十五分鐘前，北塔

已經遭飛機撞上，世界上最具象徵性的大樓遭摧毀，又有許多人失去生命（Karim, 2011, p. 131），911 事件無疑是美國人近代遭遇的最沉重打擊。公共新聞學大師 Rosen 就住在紐約曼哈頓南方，他的四歲女兒在電視機前看到所有過程。Rosen（2011, p. 35）說，雙子星是女兒心中第一個城市建築、第一個地標，可以激發一個兒童的想像力。蓋達組織知道數以百萬計的美國父母都這樣想，於是決定摧毀兒童望向天空時的巨大想像。

911 攻擊事件自然引發美國媒體高度重視。美國福斯頻道（FOX）只是播放美國國旗，《新聞周刊》（*Newsweek*）與《時代雜誌》（*Time*）都以 911 事件為封面故事。即使是運動、娛樂節目頻道，都改變節目內容來報導這個危機。另一值得注意的是，911 事件發生時，美國處於遭受攻擊狀態（under attack）。接下來的幾個禮拜，美國媒體持續強化國際恐怖主義對每個人的威脅，並且強調 911 事件是人類歷史上的從未出現的重要事件（Ditrych, 2014, p. 76），接下來的六個禮拜依然有 90% 的民眾持續關注。911 事件的報導再一次證明傳播學者所說的，媒體是恐怖活動的核心角色（Barnett & Reynolds, 2009, pp. 1-2）。

顯然不同的恐怖組織對媒體的態度也不同。ISIL 訂立規則要求媒體遵守，媒體若想報導 ISIL，只有三種方式：宣誓效忠、冒生命危險、或者離得遠遠的。在這樣的情形下，媒體只能依賴政治宣傳、二手資訊或者依賴無從證實的消息來源進行報導，這些無法查證的資訊都讓媒體變成傳聲筒（Nashashibi, 2014, October 15）。反觀 911 事件發生後，遭受攻擊的美國視賓拉登為恐怖份子，當時不少媒體均設法訪問賓拉登，半島阿語台也多次播放頭號嫌犯賓拉登的影帶，甚至因此成為美國「反恐戰爭」（the War on Terror）的敵對角色。幾個月後「半島」在阿富汗戰爭中，又多次推出不利於美國的獨家報導。從那時起，「半島」就被

美國人封上塔利班和蓋達的「傳聲筒」。

「半島」記者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報導美國空襲激發的當地民眾效應；2003 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半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現場報導美國猛烈的攻擊行動；以及深入在伊拉克中部的法魯加（Fallujah）城，報導美軍被伊拉克反叛軍包圍等。觀眾從「半島」看到美國電視看不到的衝突報導，報導記者的評論也反映一般阿拉伯人的憤怒（Pintak, 2010, p. 293）。2003 年 4 月 9 日，美國主導的聯軍攻佔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結束了海珊（Saddam Hussein）的統治。當西方的新聞媒體播出伊拉克民眾快樂地歡迎解放者（liberators）進入自己的首都時，在伊拉克之外的阿拉伯世界，其實是一片沮喪的心情。因為巴格達是極具歷史與阿拉伯共享價值的象徵，如今卻淪入西方人手中（Rinnawi, 2006）。不可否認，半島阿語台為阿拉伯世界長期停滯的新聞媒體帶來濃厚的阿拉伯認同（Figenschou, 2014, p. 11）。

恐怖主義因為媒體報導而為民眾所知，媒體如何報導恐怖主義自是當代新聞應該關心的課題。又因為近期恐怖主義發展與伊斯蘭信仰密切相關，ISIL 以伊斯蘭信仰為旗幟，網路社群大量出現右翼的恐伊斯蘭言論（Foltyn, 2014, October 10）。當澳洲雪梨挾持事件後，當時有超過四十個穆斯林組織共同譴責伊斯蘭極端分子。隨後半島電視台（“*#illridewithyou goes viral after Sydney siege*”, 2014, December 15）在報導中指出，恐怖行動可能源於政治、犯罪意圖，而非僅僅是神學信仰驅動。期待穆斯林跳出來澄清，無異於伊斯蘭恐懼症。

基於上述，本論文企圖透過深度訪談，試圖還原半島阿語台如何報導 911，並從中了解「半島」如何報導恐怖主義，同時分析因恐怖主義而形成的伊斯蘭恐慌，並述及阿拉伯世界的新聞記者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

## 貳、相關文獻梳理

### 一、恐怖主義的定義與分類

「恐怖份子」(terrorist)一詞最早出現在 18 世紀後期，為法國政府用來專指使用不正當暴力手段對付政府的人，期間則稱為恐怖 (terror) 時期。而在 20 世紀早期，「恐怖份子」是指不正當使用暴力來對抗國家的犯罪行為 (Janes & Houen, 2014, pp. 1-2)。因之而起的恐怖主義 (terrorism) 帶來國家動盪與無辜的犧牲者，對國家當局而言，是影響社會秩序的重大危機，卻是個很難定義的概念。近二十年間，約有 109 個有關恐怖主義的定義，全球也難以取得共識。美國 FBI 對恐怖主義的定義是：「非法使用暴力去威嚇強制政府或公眾，以取得政治或社會的目的。」美國國務院的定義是：「恐怖主義是有計畫的、具有政治動機的暴力，並以無反抗能力的人為犯罪對象，並企圖影響每一個人。」(Underhill, 2014, p. 2)。Hoffman (1999) 在他的著作《恐怖主義內幕》(*Inside Terrorism*) 一書中，這樣定義恐怖主義：「恐怖主義是有關恐懼的縝密計畫，透過對暴力或對暴力的恐懼去達到政治改變的目的。恐怖主義除了犧牲者或恐攻對象外，更會特別設計可以達到深遠的心理效果的行動。恐怖主義的對象可能包括一個敵對的種族或宗教團體、一整個國家、政府、政黨或民意等。恐怖主義也會在沒有穩固權力的地方製造權力。」這樣的定義說明恐怖主義必然包括使用暴力、以一般人為目標、具有政治動機、並且提倡恐懼。

因而，恐怖主義絕對不只是暴力的行動，而是基於意識型態、有關戰鬥的策略。雖然恐怖主義會採取爆炸、劫機、綁架等特定行動，一旦

標上恐怖主義，其實是為了描述更大的現象，而非只是著眼於單一的行動而已（Underhill, 2014, p. 4）。即使定義各有不同，Locatelli（2014, pp. 8-10）在說明恐怖主義的要素時，特別強調當恐怖行動發生時，恐怖份子與組織最主要目的是希望很多人看到，未必是很多人死亡。

學者 Ondrej Ditrych（2014, pp. 1-5）則是從歷史角度討論恐怖主義，關注國家在不同歷史時空中，如何形成有關恐怖主義的論述。Ditrych 借用 Foucault 的系譜權力分析（genealogical power）方法論指出，國際恐怖主義是個秘密行動，是恐怖份子與國家間的抗爭。1930年代有關恐怖主義的論述即是從國際秩序發生危機開始，同時也是國家為維持秩序的回應策略。1970年代有關恐怖主義的論述則是為防止領土現狀受到外在侵害所採取的策略。Ditrych 的恐怖主義研究還要求關注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國家間不同的論述。在某些遭殖民的國家中，恐怖主義形成的政治暴力甚至可以獲得國家認同，具有正當性。

911 事件後，全球各個國家也開始關心恐怖主義。恐怖主義研究（terror study）受到更多重視，蓋達組織更成為最主要的研究課題。Locatelli（2014, pp. 11-12）將恐怖主義分為「國家恐怖主義」、「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與「私人支持的恐怖主義」三類。「國家恐怖主義」包括極權主義，像是納粹德國、史達林的肅清行動（purges）或海珊在伊拉克對庫德族人的暴行。第二類則是「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即把恐怖主義當成外交政策上的工具，如利比亞的格達費（Muhammad Qaddafi），就是利用恐怖主義削弱對手以達到外交目的。此外，伊朗在其他國家培養恐怖組織，也屬第二類。其中，私人支助的恐怖主義最為普遍，蓋達組織就是由私人支助。Natasha Underhill（2014）則把恐怖主義分為四類，即「族裔國家主義」（ethno-nationalist）或「族裔分離」（ethno-separatist）恐怖主義；「右翼」（right-wing）恐怖主義；

「國家支持的」(state-sponsored) 恐怖主義；與「宗教動機的」(religiously motivated) 恐怖主義。在這四種恐怖主義的類型中，第一類的種族國家主義是 21 世紀最具宰制力量的恐怖主義，像是愛爾蘭共和軍 (the Irish Republican Army, IRA)、庫德族工人政黨 (Kurdish Workers Party, PKK)、以及巴斯克人成立的巴斯克祖國與自由黨 (the Basque Homeland and Liberty, ETA; Underhill, 2014, p. 6)。

其次，右翼的恐怖主義則像是三 K 黨 (Ku Klux Klan)、新納粹運動 (the neo-Nazi movement; Underhill, 2014, p. 7)。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則多用來指北非與中東地區的恐怖主義，像是 1960 年代早期的反以色列恐怖主義 (anti-Israeli terrorism)，1979 年發生在德黑蘭 (Tehran) 的綁架行動，事後證明都有政府支助，此事並且讓美國前總統卡特 (Jimmy Carter) 在競選連任時敗選。美國國務院並公開定義包括古巴、伊朗、蘇丹與敘利亞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 (Underhill, 2014, p. 8)，其中伊朗政府更被認為是最支持恐怖主義的政府。伊朗企圖學習愛爾蘭共和軍的做法摧毀以色列，同時也提供金援、訓練與武器等支持真主黨 (Hezbollah)、哈瑪斯 (Hamas)、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 PIJ)。其他案例則像是海珊統治下的伊拉克，提供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安全的環境，同時也支持伊朗境內的恐怖團體 Mujahedin-e-Khalq 去反抗現在的伊朗政權。敘利亞境內也支持一些恐怖主義團體，這些團體反對中東進行和平談判。蘇丹也介入支持蓋達、真主黨、伊斯蘭恐怖主義團體 (al-Gama'a al-Islamiyya)、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 (Egyptian Islamic Jihad)、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哈瑪斯等。也有報告指出南亞的巴基斯坦支持在喀什米爾 (Kashmir) 的恐怖組織，同時也支持塔利班與蓋達 (Underhill, 2014, p. 9)。

比較上述對恐怖主義的不同定義，會發現不同定義所指稱的恐怖份



子與組織未必相同。本身也被列為恐怖份子的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曾於 2001 年 10 月 24 日接受「半島」訪問時表示，眾人必須對恐怖主義的定義達成共識，才可能與恐怖主義對抗。因此，在定義未清楚前，他不會認為賓拉登是恐怖份子（El-Nawawy & Iskandar, 2003, p. 100）。

「恐怖主義」的定義未明之時，第四種恐怖主義類型即被提出。即：宗教動機的（*religiously motivated*）的恐怖主義，特別是指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恐怖主義。這個定義認為冷戰後全球最重要的恐怖主義就來自具有宗教動機的暴力行動。上述的恐怖團體大多在伊斯蘭國家，這些團體或個人也都宣稱自己有伊斯蘭信仰。但 Underhill（2014, pp. 9-10）認為，這並不是說伊斯蘭信仰必然連結到恐怖主義，更不能說宗教是恐怖主義的導因。

殉教與聖戰等概念開始與恐怖主義一同出現，也加深對伊斯蘭信仰的誤解。殉教（*martyrdom*）是見證信心與上帝之意，後期宗教上的殉教與政治上的恐怖主義結合，在伊朗、伊拉克戰爭中，都曾出現個人犧牲式的殉教行為，1983 年黎巴嫩首先出現自殺炸彈的策略來反抗美國海軍。但自殺炸彈最早是 1904 年出現在無政府組織中，並非始於伊斯蘭教徒（Janes & Houen, 2014, p. 16）。至於聖戰（ *Jihad* ），伊斯蘭法學家在八世紀末葉與九世紀間，將有關聖戰的著作納入法典，使其成為伊斯蘭律法。聖戰並不是要人人都成為戰士，然而當有外敵入侵時，聖戰則是每個男人的責任。矛盾的是，賓拉登、蓋達組織等激進份子均對外宣稱自身源於聖戰，蓋達組織自認主要目的在於啟發激勵全世界的伊斯蘭運動，並且攻擊威脅伊斯蘭與穆斯林的人，也因此伊斯蘭遭到污名化。蓋達組織雖然強調訓練、財力支援與武裝力量，更重視意識型態（*ideology*）的傳播（Gunaratna, 2007）。Karim（2011, p. 139）於是主張，像蓋達組織等恐怖份子不能稱為伊斯蘭（*Islamic*），因為蓋達行動

已與伊斯蘭信仰的基本價值無關。

此外，另有一種所謂的「孤狼」（lone wolf）的恐怖主義類型，專指單獨個人受到書本、網路、大眾媒體啟發（inspired），或是因個人經驗去攻擊「敵人」。近年在美國、英國發生的聖戰士行動多歸為此類。有些孤狼為個人行動，但也有孤狼隸屬於恐怖組織，並在其他成員危急時行動（Weinberg, 2013, pp. 12-13）。目前學術界與安全單位較關心的是在西方出生、把蓋達組織視為意識啟蒙的激進移民，即在西方家鄉成長的聖戰士（Homegrown Jihadist），這些個人的激烈行徑都在西方發生。「家鄉聖戰士」的網絡在美國發展已經超過三十年，指的是孤立的個人在美國引發的暴力行動，也就是孤狼（Vidino, 2012, pp. 470-471）。Vidino（2012, p. 478）並且認為，把孤狼行動僅僅歸因於聖戰士意識型態並不正確，因為其中許多破壞者都曾受到精神傷害，他們採取這類行動並非偶然，已有其政治動機。就像一名在大學校園犯下攻擊同學行動的暴力犯罪者，認為自己攻擊美國人的行為是為了回應美國政府在伊拉克、巴勒斯坦、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穆斯林地區的攻擊行動，所以美國政府才是真正要負起責任的人。

## 二、恐怖主義與媒體

即使恐怖攻擊行動造成無辜的民眾罹難，媒體對於「恐怖主義」、「恐怖份子」的名詞使用卻未必有所警覺。前英國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在處理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的威脅時，曾說大眾是恐怖主義的氧氣（that publicity is the oxygen of terrorism; Barnett & Reynolds, 2009, p. 2），可見恐怖主義與媒體的關係。加上恐怖主義的報導不斷增加，也有人爭辯恐怖主義可能會因報導

而起；很多媒體、特別是國際媒體，都會訂定相關的新聞報導準則。學者透過內容分析發現，美國的《紐約時報》、英國的《泰晤士報》、法國的《費加洛報》（*Le Figaro*）等三家主要報紙，使用「恐怖主義」一詞的次數日益增加，媒體間並不見有什麼規則規範（Ditrych, 2014, p. 30）。不過，也有若干媒體、網站開始注意「恐怖主義」、「恐怖份子」的用詞等問題。2000 年時，有五個英國學生成立支持以色列的「誠實報導」網站（*honestreporting.com*），並認為若干媒體報導對以色列有偏見；即使這樣，他們也沒有稱呼巴勒斯坦的好戰份子為恐怖份子。2003 年時，這個網站公開回答兩份佛羅里達報紙對於使用恐怖份子去形容蓋達組織的問題，也未提及哈瑪斯與伊斯蘭聖戰組織是恐怖主義。但有一家美國報紙 *St. Petersburg Times* 則認為應把哈瑪斯與伊斯蘭聖戰歸類為「恐怖份子」、「恐怖主義」（轉引自 Barnett & Reynolds, 2009, p. 42）。<sup>1</sup> 另一份報紙 *Orlando Sentinel* 編輯與專欄作家 Manning Pynn 則認為，用恐怖份子去形容哈瑪斯與伊斯蘭聖戰是不正確的，但同意用恐怖份子形容蓋達組織。Pynn 解釋：「當 911 事件發生時，美國並不是在戰爭狀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已有數十年，巴勒斯坦人在抵抗侵佔，以色列在這樣的情境下如果用「恐怖」（*terror*）這個字，會是不公正與危險的新聞報導。」（轉引自 Barnett & Reynolds, 2009, p. 43）

恐怖主義發生後，對於政府公權力與民眾生活，都會帶來相當的影響。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充斥著愛國主義，在愛國法案（*Patriot Act*）的形式下，政府權力開始擴張，只要政府從衛星內容獲知一個名字、地址時，若認為有恐怖份子的嫌疑就可以傳喚（Miles, 2005, p. 120）。雖然也有人想討論 911 事件發生的原因，並試圖解釋「為什麼

---

<sup>1</sup> the *St. Petersburg Times* 已於 2012 年一月一日，改名為 the *Tampa Bay Times*。

他們恨我們（美國人）」（Why do they hate us）的原因，這類想法常被認為是試圖為犯罪者脫罪（Stampnitzky, 2013, pp. 186-187）。Libront（2014, p. 19）也指出，波蘭原本欠缺有關恐怖主義的定義的相關法律。911 事件後，波蘭政府也成立了特別委員會，以便給予恐怖主義更嚴厲的國際制裁。英國首相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曾表示，政府需要一種全面且連貫的策略來對抗恐怖分子，德蕾莎·梅伊選擇從限制網路下手。她說將會給予警方與情報人員新的權力，追蹤在網路上密謀的恐怖行動。恐怖分子的攻擊是很複雜的，但很多都是利用特定的訊息傳遞到地方或是國際社群上。一旦這些訊息被轉往電視或網路，恐怖分子的影響力就會被放大（Torfeh, 2014, December 9）。法國在 2015 年 1 月《查理周刊》遭攻擊後，法國議會也一面倒地通過，保安單位可以在不經過法院同意下，得到人民的資訊，甚至被認為是西方世界最大規模放寬的監控法（Kopstein, 2015, November 19）。歸納各國情形可知，恐怖攻擊行動後會帶來更大規模的政府控制，卻未必可以扼止恐怖主義的發生。

同時，媒體基於歷史史觀與判斷標準，對於何謂恐怖主義可能會有不同認知。因此，BBC 就明白訂出使用「恐怖份子」等用詞的報導準則，主要原則就是儘量避免使用「恐怖主義」一詞。BBC 認為：「我們必須迅速、正確、全面與負責任地報導恐怖行動，我們的新聞信譽極可能會因為使用情感與價值判斷字眼而遭到破壞。『恐怖份子』（terrorist）一詞無法幫助人們理解，我們應該試著避免任意使用這樣的字眼，並改用可以具體描述的字眼像是『炸彈客』（bomber）、『攻擊者』（attacker）、『持槍者』（gunman）、『綁架者』（kidnapper）、『暴動者』（insurgent）、『好戰份子』（militant）等。我們的責任一樣是保持客觀，並且以各種方式讓我們的觀眾知道有

關的資訊。」（Barnett & Reynolds, 2009, p. 41）。英國路透社的準則也大致相同，路透社與 BBC 都認為，這樣的報導準則可以避免使用情緒性的字眼（Barnett & Reynolds, 2009, p. 41-42）。

此外，因為進行恐怖犯案的成員都有阿拉伯血統，也讓人疑惑阿拉伯媒體如何看待此事。Mellor（2011b）注意到已有許多研究聚焦討論西方媒體如何報導 911 事件，他則想檢驗阿拉伯媒體、特別是一些泛阿拉伯報紙如何報導這個悲劇。Mellor 主要就四份阿拉伯報紙頭版進行研究，這些報紙同樣都在頭版大幅報導此一新聞，並且設定議題讓公眾辯論（Mellor, 2011b, p. 149）。不過，對於使用「恐怖主義」一詞都非常謹慎，因為恐怖主義就在他們的家鄉內。一名前伊拉克記者說，他們如果使用「恐怖主義」來形容蓋達或其他的恐怖份子團體，等於把自己和家人置於危險之中。所以他說：「不會有伊拉克的任何一家報紙，將任何一個行動、或是攻擊貼上恐怖主義，主因是因為害怕。同時對於如何定義恐怖主義，也相當分歧。」

從 2003 年起，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m, CPJ）說明共有 127 個記者死於伊拉克，其中有 105 人是伊拉克人。CPJ 估計有六成的伊拉克記者遭到謀殺。（Barnett & Reynolds, 2009, p. 43）。恐怖主義使中東記者生命受到威脅，卻是半島報導的內容。「半島」試圖延續「阿拉伯之聲」，強調團結的阿拉伯（Arabness），也因此許多反對者、異議人士、甚至被認為是恐怖份子等人，都可以在半島電視台出現。半島電視台自 1996 年創台，便提供了很多有關恐怖主義的報導。「半島」和路透社、BBC 與伊拉克媒體一樣，不會在報導中使用「恐怖主義」的名詞。和蓋達有關時，「半島」使用的字眼是戰士（fighters）、轟炸（bombings）、自殺轟炸（suicide bombings）、攻擊（attacks）等。在以巴問題上，「半島」一直遭指控報導立場偏巴勒斯

坦人（pro-Palestinian），認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為非法侵佔（occupation）。在持續報導兩方的戰爭中，「半島」也會注意不要使用恐怖份子等名詞，而改叫自殺炸彈客（suicide bombers），「半島」還特別叫他們殉難者 shuhada（martyrs）。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多數媒體因為 ISIL 的威脅，還是會儘量報導有關 ISIL 的訊息，長期受塔利班威脅的阿富汗記者，卻決定減少對恐怖主義的相關報導。阿富汗記者聯盟聲明指出：「我們的媒體充滿了塔利班攻擊事件，塔利班發言人活躍於電視、社群媒體，幾乎 24 小時都會處理與他的消息。」這已是阿富汗記者第二次決定簡化對於塔利班的報導，第一次是在塔利班在總統大選完全被杯葛時（Torfeh, 2014, December 9）。阿富汗記者聯盟執行長 Fahim Dashty 則說：「身為一名記者，當我們提供資訊時，我們也應該反問自己是否變相成為塔利班的傳聲工具（Torfeh）。可見不同媒體間，對於恐怖主義的報導也會採取不同的策略。」

### 三、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恐慌

在恐怖主義研究中，有學者關注宗教的恐怖主義而感到困惑；還有學者採取經驗研究，證明宗教的基本教義的暴力攻擊，更勝於非宗教的恐怖團體（Caruso & Locatelli, 2014, pp. xi-xii）。美國媒體曾遭批評未能提供有關穆斯林社會與穆斯林本身的足夠資訊，也沒有解釋穆斯林的倫理觀點與人權問題。不過，更大的錯誤可能是媒體經常讓軍人身份的穆斯林代表所有穆斯林發言，反觀說明伊斯蘭並不是暴力與恐怖主義的言論，卻受到忽視（Karim, 2011, p. 139）。

911 事件發生後的九、十年間，許多人期待反穆斯林的情緒可以下

降，結果並非如此（Lean, 2012, p. 3）；甚至比以前還高。2004 年 Pew Research 的調查中，四個人中只有一個人對穆斯林表達正面看法；46% 的民眾認為伊斯蘭比其他宗教更加鼓勵暴力。2005 年美國 ABC 電視網的調查顯示有 43% 的人對穆斯林沒有信心，幾乎每十個人中就有 6 個人認為伊斯蘭是有暴力傾向的宗教（Lean, 2012, pp. 3-4）。歐巴馬競選總統時，因為父親為肯亞的穆斯林信徒，也被他的對手貼上穆斯林標籤（Lean, 2012, p. 4），這類的社會現象與相關學術探討多是在 21 世紀後才出現。自 911 事件後，有關穆斯林的討論就常與社會安全的問題相連結，即使在 911 之前，伊斯蘭也常被認為是一個暴力的宗教。直到最近，社會學家開始關注伊斯蘭恐慌（Islamophobia）問題如何形成（Helbling, 2012, p. 3）。

伊斯蘭恐慌一直遭批評缺乏明確的定義。原意為：「對伊斯蘭的恐懼與厭惡」，卻也有作家與報紙評論人指出他們以 Islamophobic 為榮。眾人明白這是個麻煩的名辭，甚至於是好、還是壞都不清楚（Helbling, 2012, pp. 4-5）。Helbling（2012, pp. 6-7）最後同意將「伊斯蘭恐慌」定義為「有關伊斯蘭或穆斯林任意的負面立場與情緒」。這個定義包括四個重要元素：（一）伊斯蘭恐慌是關於立場與情緒；（二）伊斯蘭恐慌常是不分青紅皂白，例如很多人害怕伊斯蘭，其實是導因於基本教義派或恐怖份子，最後卻害怕所有伊斯蘭；（三）伊斯蘭恐慌必然是負面的；四、指涉對象直指伊斯蘭與穆斯林。

伊斯蘭恐慌並非有人特別提倡或鼓吹，卻會形成反伊斯蘭與反穆斯林的言語與行動等不同層次。伊斯蘭恐慌是一種偏見，由負面的態度與意識型態造成，認為穆斯林是危險的。包括採取傷害穆斯林的行動；或像是在大眾運輸工具上，會坐得離穆斯林遠遠的，並且對穆斯林信仰形成負面態度的現象（Cinnirella, 2012, p. 179）。911 事件後在美國興起

反對穆斯林、特別是針對阿拉伯人的憎恨語藝（hate speech），Stephen Sheehi（2011）關注在美國形成的伊斯蘭恐慌，並認為是自蘇聯解體後，出現在美國的意識型態。

為了解釋伊斯蘭恐慌在西方社會的再現現象，Cinnirella 於是關注英國媒體如何報導伊斯蘭或穆斯林。他認為，自從 80 年代英國小說家 Rushdie 作品被認為褻瀆穆斯林而判死刑與兩次的兩伊戰爭後，英國的大眾媒體的報導與評論，經常討論穆斯林與西方價值協調性（compatibility）的問題。又自從 2001 年發生恐怖攻擊事件後，不但有關穆斯林或伊斯蘭出現比例大量增加，英國小報更常以威脅、恐怖主義、偏差行為來報導穆斯林或伊斯蘭（Cinnirella, 2012, p. 180）。

更特別的是，因為媒體的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效果，英國的大眾媒體在討論恐怖主義時，像是伊斯蘭主義者（Islamist）、聖戰（jihad）、基進等字眼每天都會出現在民眾眼中。因為英國媒體如此報導，穆斯林就會與犯罪者相連。美國的大學生被問及有關穆斯林的第一印象時，大部分人想到的是恐怖主義（Cinnirella, 2012, pp. 180-181）。2011 年挪威奧斯陸發生 77 人死亡的屠殺案，犯案者自認自己是對抗伊斯蘭的十字軍，因此帶著炸彈和槍犯案，罹難者多為主張多元文化與容忍宗教的年輕人。此事使人開始關心在西方逐漸興起的伊斯蘭恐慌，更突顯民主社會維持全球化、移民社會與文化多元的能力，已經出現問題。不同的評論者關注到被「他者化」的穆斯林，已經遭西方認為是「民間惡魔」（folk devil）。這個現象並非自 911 開始，卻自 911 後加速並重塑國際政治面貌（Morgan & Poynting, 2012）。Morgan 與 Poynting（2012, pp. 1-2）就說明他們出版《全球的伊斯蘭恐慌》（*Global Islamophobia*）的第一個目的，正是為了證明當代伊斯蘭恐慌已經全球化的現象。第二個目的也包括媒體經常使用激進的伊斯蘭主義



者（radical Islamists）形容穆斯林，此舉可能鼓勵穆斯林出現破壞自由民主的行為。

這種只要一想到恐怖份子、就想到穆斯林的趨勢，將在團體間製造緊張、偏見與歧視，首要的新聞來源常是大眾媒體。美國 FOX 電視台自許公正與平衡，卻在最近十年間，散佈有關穆斯林等令人恐慌的訊息，右翼份子更因此在 FOX 的廣播中，散發扭曲事實與強化意識型態的反穆斯林言論（Lean, 2012, p. 66）。然而，FOX 並不是唯一如此的媒體，其他電視網也同樣固執地報導有關穆斯林或伊斯蘭的偏見（Lean, 2012, p. 71）。大部分的報導都會將恐怖主義與穆斯林的犯罪者進行聯結。

恐怖主義引發種族、信仰的聯想。「半島」注意到，在巴黎恐攻報導中，路透社和《紐時》都描繪了現場的恐懼、引用受害者害怕的說詞，並且呈現警察逮捕恐怖份子的辛勞；但是對於前一天發生的貝魯特恐攻報導，媒體主要的報導內容為軍事和政治的細節，幾乎沒有受害者的話被引用，媒體也很少使用「恐怖主義」一詞。「半島」認為，當新聞媒體將一場悲劇當作一場軍事衝突處理，不但使受害者去人性化，也等於服膺了攻擊者的利益。這些敘述方式不只呈現右傾、排外和對伊斯蘭的恐懼，也顯示主流新聞編輯的思想（Battah, 2015, November 15）。

「半島」的 Listening Post 節目也指出，媒體對於貝魯特的報導都是使用「真主黨大本營」（Hezbollah Stronghold）這樣的標題，讓人們覺得那個地區都是真主黨，遭受攻擊似乎情有可原，這樣的報導非常有問題（“SIGAR report: Taliban gained territory in Afghanistan”, 2016, July 29）。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 Hamid Dabashi 也絕望地指出，如果有阿拉伯人、或是穆斯林死於 ISIL 之手，他們的死總是被定位為教派間的紛爭，其中的人道問題總是受到忽略（Dabashi, 2015, November 15）。

在難民潮的難題中，半島英語台也指出法國極右派以及歐洲社會會抓緊機會，將所有事情混為一談，認為恐怖份子就是穆斯林；穆斯林則來自阿拉伯，來自難民，這種混為一談的方式非常危險（Safdar, 2015, November 17）。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清真寺發生反伊斯蘭示威，清真寺教長 Imam Shami 接受半島英語台訪問時說，目前中東的形象特別是伊斯蘭國，的確對人們心理造成影響，甚至有個體系在鼓吹伊斯蘭恐懼症，還能因此獲利。有一些團體想要讓美國人對穆斯林感到害怕，許多保守共和黨的資金來源是來自伊斯蘭恐懼者（Mandhai, 2015, June 2）。根據調查，美國從 1995 年的奧克拉荷馬炸彈案至今，白人犯下大多數的大規模槍擊案，然而無論是政治或立法面都不成比例地聚焦在穆斯林社群，反恐很少聚焦於自己國家發展出來的白人恐怖行動（homegrown white terrorism; Beydoun, 2015, December 5）。

## 參、研究方法

本論文接續文獻中有關恐怖主義的報導與反省，試圖從阿拉伯世界的新聞媒體報導經驗中，了解與恐怖主義有關的問題。本論文以阿拉伯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半島電視台」為研究對象。訪談時關注的問題包括：一、911 事件發生後，「半島」如何報導賓拉登、塔利班。二、「半島」關注巴勒斯坦議題，其報導與西方的差異為何。三、「半島」等阿拉伯記者如何採訪恐怖組織，可能受到什麼樣的威脅。四、與恐怖主義有關的伊斯蘭恐慌，是否不利「半島」於美國市場的擴展等。

本論文採取深度訪談法，訪問對象為半島阿語台、半島英語台、半島穆巴夏地方台等相關新聞工作者，以了解他們有關阿拉伯報導不同的新聞觀。訪談地點在卡達杜哈，深度訪談時間為 2014 年 6 月 30 日到 7

月 10 日。本論文資料為境外採訪所得，由於訪談機會十分難得，本研究  
者準備了若干主題在現場訪問，同時訪題依受訪者不同的工作角色、  
性質而調整，並以英語為溝通語言。在卡達半島電視台現場，則是以滾  
雪球方式儘可能約談。訪問時均在受訪者同意後有錄音，所有內容都是  
直接取自訪談內容。最後將有關恐怖主義相關訪談的內容進行整理歸  
納。與此主題有關的受訪者名單如下：

表一：訪談名單

受訪者	職 稱	訪問時間
受訪者 A	半島英語台新聞主管	2014.7.9
受訪者 B	半島英語台記者	2014.7.6
受訪者 C	半島阿語台新聞主管	2014.7.2
受訪者 D	半島穆巴夏台新聞主管	2014.6.30
受訪者 E	半島英語台新聞主管	2014.7.8
受訪者 F	半島阿語台資深新聞工作者	2014.7.5
受訪者 G	半島英語台記者	2014.7.7
受訪者 H	半島阿語台資深新聞製作人	2014.7.5
受訪者 I	半島英語台記者	2014.7.3
受訪者 J	半島英語台新聞主管	2014.7.2
受訪者 K	半島電視網新聞主管	2014.7.10
受訪者 L	半島英語網路編輯	2014.7.1
受訪者 M	半島主管參與美國台創台	2014.7.9
受訪者 N	半島英語台記者	2014.7.7

註：半島電視台從創立阿語台開台，隨後陸續成立英語台、穆巴夏電視台  
等多個頻道，目前均統整於半島電視網（Al Jazeera Network）下。

## 肆、研究發現

1996 年在卡達成立半島衛星頻道（Al Jazeera Satellite Channel, JSC），因為阿拉伯世界的媒體長期受到國家控制，該頻道一問世就受到喝采。半島阿語台成立初期面對的多是戰爭、衝突，半島阿語台以其獨特的新聞製作模式，立即成為阿拉伯民族主要的新聞來源。911 之前，半島阿語台幾乎得到阿拉伯世界以外熱烈的掌聲，因為它批評阿拉伯政府，努力打破圖騰（Figenschou, 2014, p. 11）。學者更認為「半島」體現阿拉伯世界最好的開放與民主化趨勢；在全球資訊與意見流通上，「半島」是一條遲到很久才出現的雙向道（Zayani, 2005）。自半島電視台出現後，在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態度間，資訊流通出現很大的變化，這也讓長期只能從西方電視鏡頭看新聞的阿拉伯觀眾很容易起共鳴。同時，半島阿拉伯電視台能掌握阿拉伯內心的痛，並且用影像語言、以及非常深的阿拉伯內心狀態（Arab psyche）敘述出來（Pintak, 2010, p. 293）。

半島電視台把自己當成一個論壇，「提供意見與反方意見」（the Opinion and the Other Opinion），並多次因為批判性言論導致在阿拉伯世界的辦公室因此關門（Ayish, 2011, p. 90）。雖然阿拉伯政府都不歡迎「半島」，但阿拉伯民眾多半認為「半島」是個說真話的媒體，「半島」也被認為可以保護阿拉伯與穆斯林的利益；如在 2000 年加薩與約旦河西岸發生衝突（intifada）期間，「半島」每天進行接力式的報導，並且將殉難視為英雄主義的行為。這些死亡英雄的葬禮透過衛星在阿拉伯的電視上播出，觀眾也為這些因以色列攻擊而罹難的犧牲者哀悼。阿拉伯與穆斯林的情感大量宣洩後，轉而為反猶太的憎恨情緒，穆斯林也

相信他們是以色列羞辱的集體目標，共謀者還包括美國與西方聯盟（Seib, 2008, p. 15）。也因為「半島」讓反方說話的新聞立場，阿拉伯世界的恐怖份子也以「半島」為主要發聲管道，「半島」的爭議也因此而來。

## 一、面對恐怖主義，半島阿語台不同於西方媒體的報導理念

911 發生後，賓拉登立刻變成美國的頭號嫌犯，「半島」在 9 月 16 日接到賓拉登的聲明，強調自己沒有主導此次行動。賓拉登並說他人在阿富汗，必須遵守統治者塔利班的法律。賓拉登也向塔利班的領袖 Mullah Muhammad Omar 說明自己絕未參與此活動，並說明美國政府每次都會這樣指控他（Miles, 2005, p. 107）。賓拉登的聲明與談話，都透過半島報導出來。但這並不是賓拉登第一次在「半島」發表談話，1998 年時，當美國出兵攻擊巴格達時，剛成立兩年的「半島」就曾經訪問賓拉登將近一個小時，還提到所有的穆斯林都有責任以美國人為目標。塔利班也在半島電視台表示，不論是根據國際法或穆斯林律法，除非美國能提供充足證據說明賓拉登與攻擊行動有關，否則都不能讓他接受審判（Miles, 2005, p. 108）。「半島」當時的新聞高階主管 A 說：

半島採訪賓拉登時我在這裡，資料不斷進來，我們看新聞性加以挑選，編輯，有時可以訪談到他們，都是很有力的訪問。第一次訪問賓拉登是在 1998 年，賓拉登那時很有名，好幾家傳媒訪問過他，包括《衛報》和我們，賓拉登尚未被認定是不法之徒，未被視為有恐怖威脅。我們一定要和所有消息來源建立良好關係，不論左派或右派。至於訪問是如何完成的，我不想多談，每個訪問情況都不同。我們不只訪問一次，有好幾次，

不是每次都一樣。

在 911 事件後九天，「半島」又重播 1998 年賓拉登的談話，在這個九十分鐘賓拉登的影帶裡，賓拉登被介紹從一個帶槍的百萬富翁變成西方的傳奇。賓拉登花了一些時間解釋參加聖戰是穆斯林的責任，以便反抗異教徒美國人與以色列人。賓拉登並說明發動聖戰可以使上帝高興，並且反抗侵占者沒有什麼不對。「半島」認為重播這段訪問非常重要，可以讓大家了解被認為是恐怖份子的心理狀態（Miles, 2005, p. 110）。半島英語台一名資深記者 B 說，

我想這只是管道的問題，半島剛好有分社在喀布爾，是唯一留在那裡的國際傳媒；半島被說成傳聲筒完全是中傷我們的老套。訪問播出時喧騰一陣，現在已經沒人在乎；因為總是有人質疑為何你訪問甲不訪問乙，而記者總是愈不平常的事愈要報導，關鍵就在於管道；怎麼沒有人問為何美國記者訪問得到賓拉登？半島的賓拉登報導就是一般的作法；倒是那幾個訪問到賓拉登的美國（籍）記者，本來默默無聞，一夕爆紅。

2001 年 10 月 7 日，「半島」又播出賓拉登的影片，據說該影片是在美國等聯合展開對阿富汗的攻擊行動幾個小時後錄製。接下來三天，美國五個新聞網、十二個不同的節目都在討論這個影片。賓拉登說：「除非我們在自己的土地和巴勒斯坦感覺安全，否則美國永遠無法嘗到安全的滋味。」賓拉登同時認為 911 的攻擊可因「穆斯林復仇」而合理化。賓拉登回應布希要各國選邊站一事，他也要求穆斯林也要選邊站（Samuel-Azran, 2010, p. 56）。10 月 9 日，美國國安局長打電話給美國各大電視網經理，要求他們不要播出賓拉登的言論，因為他們擔心其中隱藏與未來攻擊有關的密語。隔天 10 月 10 日，白宮新聞長責怪「半

島」播出未經剪接的賓拉登等訊息，很可能會變成恐怖份子的幫手（Samuel-Azran, 2010, p. 57）。美國政府無法禁止「半島」的任何報導，卻可以設法防止「半島」的報導在美國播出。白宮宣布他們已和美國五家電視網（ABC, CBS, CNN, FOX, NBC）協議，必須對蓋達的報導進行檢查，指的即是來自「半島」的新聞內容，因為它是唯一報導蓋達的媒體。美國政府也要求美國媒體不要播出賓拉登的影片（Miles, 2005, p. 116）。

美國媒體不斷面對來自白宮的壓力，就連報導也被要求不要報導有關賓拉登、或蓋達的聲明。半島阿語台新聞部主管 C 說：

半島揭槓的就是讓另外一個意見發聲，採訪時讓兩種意見並陳；有些人只願聽一種意見，不容異議。在阿富汗時期，我們播出來自喀布爾的新聞材料，美國就視為宣揚恐怖主義，但對我們而言並不是；我們採訪播出另一種意見，讓觀眾自己判斷；我們呈現而不裁判，人們有權說對或錯，觀眾有權選邊，我們都不干預。我想，我們受到的攻訐大都是這樣招來的。

此外，也由於「半島」獲得在阿富汗戰爭的獨家資訊，「半島」幾乎每天都訪問塔利班官員（Miles, 2005, p. 115）。2002 年 9 月 10 日、911 事件週年前夕，以及美國攻打伊拉克一個月前，「半島」又播出新的蓋達影片。第一部分就是賓拉登的錄音談話（Samuel-Azran, 2010, p. 71），賓拉登在談話中讚美劫機者，並說明攻擊目標是美國的核能電廠。這是攻擊行動中不曾出現的細節，這使得美國人認為在穆斯林的恐怖主義下，美國在 911 事件一年後仍不安全。2002 年 10 月 7 日，「半島」播出宣稱是賓拉登的錄音，宣稱激進份子會持續戰鬥直到美國停止攻擊（Samuel-Azran, 2010, p. 72）。911 事件後，美國五名特種部隊人員也在接近伊朗邊界進行偵察行動時遭到逮捕，美國政府強烈否認此

事，但「半島」卻從塔利班來源證實此事（Miles, 2005, p. 116）。半島電視台多次從賓拉登、塔利班取得獨家消息，在阿富汗戰爭期間，雖獲得新聞上的勝利，卻也因此在美國人心中，種下不信任種子，至今仍難以根除。

## 二、西方認定哈瑪斯是恐怖份子，「半島」則以一般反抗份子對待

半島阿語台為阿拉伯世界第一個 24 小時的衛星電視頻道，2001 年時，「半島」在阿富汗戰爭進行前線的報導；2002 年「半島」報導約旦河西岸；「半島」也報導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與 2006 年的黎巴嫩戰爭（Ayish, 2010, p. 221）。此外，當 2008 年在以色列與哈瑪斯圍攻加薩走廊（Gaza Strip）時，半島阿語台也是第一個在前線報導的電視媒體。與其他電視台不同的是，半島阿語台長期有記者在加薩的不同地方駐點，對加薩的報導已延伸到全世界。巴勒斯坦無疑是半島最關心的阿拉伯議題。Ayish（2010, p. 224）分析 2008 年 12 月 27 日到 2009 年 1 月 18 日共 144 個新聞影帶，研究發現半島阿語台在有關加薩的衝突報導中，巴勒斯坦獲得最高的出現比例，在新聞報導中同時是第一、第二的主要角色（21%）；並有 59% 為第一主角。另一方面，哈瑪斯獲得第一、或第二主角的則有 7%，巴勒斯坦官方只有 5%。以色列政府 12%。如果再用框架方法以正面、負面來看，巴勒斯坦民眾有 75% 以正面方式出現，哈瑪斯以正面和中性出現的比例共是 39%，以色列政府獲得 12% 的正面、81% 的負面（Ayish, 2010, p. 226）。

從半島阿語台的報導可知，被西方視為恐怖主義組織的哈瑪斯，在「半島」報導中以正面與中性形象出現的比例，遠比以色列還要多。這



個研究甚至認為在加薩議題中，半島阿語台很明顯是支持巴勒斯坦的（Ayish, 2010, p. 238）。半島穆巴夏頻道新聞主管 D 說：

要問半島的作為之前，先要知道發生了什麼。1948 年之前沒有以色列。它是帝國主義造出來的，英國和美國竊取巴勒斯坦土地建立的；聖經上這塊地就叫巴勒斯坦；他們竊取了這塊土地，用成千上萬的（人）來侵佔。他們趕走半數的巴勒斯坦人，這些人現在叫作難民，我就是其一。他們從俄國，波蘭，美國，英國，法國，敘利亞等地輸入猶太人，造出一個國家、政府，叫作以色列。他們自作主張，為所欲為，並到處打擊我們；1948 年以來，以色列一再對我們開戰，一次又一次，1948，1956，1967，1973，1982，2003，2008，2009，2013，沒有停過。在阿拉伯世界，在整個穆斯林世界，不僅阿拉伯，巴勒斯坦是個焦點，是那思想和行動的源頭。

2009 年，半島英語台（AJE）因為報導有關加薩走廊以色列攻擊事件，獲提名國際艾美獎（International Emmy）。在 2008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 月以色列不間斷的砲擊期間，AJE 和半島所有相關頻道，是該景象的唯一見證者。但也有人質疑，他們的報導獨立與平衡嗎？有什麼故事他們沒有報導？從某一個角度來看，「半島」記者混在（embedded）在巴勒斯坦人中，勇敢面對空襲與地面攻擊，克服技術困難與忍受家人安全的焦慮，一直持續他們的報導工作（Merriman, 2012, p. 121）。受訪者 C 說：

以巴勒斯坦問題為例，對我們阿拉伯人來說，以色列是侵略者，在我們的土地上建國，這對我們全體這是再明白不過的。但在西方，受以色列影響的傳媒則反過來說。偏頗的不是我

們，我們講的是事實；或許這就是我們和英國頻道的不同，他們不像我們這麼坦誠，他們和他們的觀眾都聽信以色列的；我們講的事實和他們格格不入。

加薩走廊其實是一個巨大的難民營，它只有 28 英哩長，5 英哩寬，人口約有一百六十萬人，其中有四分之三的人登記為難民。自 1948 年以色列－巴勒斯坦戰爭後，巴勒斯坦人逃到當地，加薩走廊也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難民區，並以 3.35% 的比例成長；有 65% 的人口在 25 歲以下，43.5% 的人失業或無法找到工作。2009 年時，計有 69% 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下。以色列於 1948 年建國後，在 1967 年佔領當時由埃及統治的加薩走廊，接著又佔領約旦河西岸與耶路撒冷。2005 年，以色列人認清自己不再能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控制加薩人（Gazan）時，於是撤出軍隊在緊臨加薩的圍牆外。儘管以色列撤出加薩，卻還是想掌握加薩。不料經合法選舉得以代表加薩的是激進的巴勒斯坦團體哈瑪斯，卻被以色列、美國、歐洲等國認為是恐怖組織，但巴勒斯坦卻認為哈瑪斯是一個反抗團體（resistance group; Merriman, 2012, p. 122），並且在選舉中獲勝。半島英語台主管、受訪者 E 說：

死了以色列人，到處都當成大事報導；死了巴勒斯坦人，總是一筆帶過，無人在意；西方媒體都一樣，血的價值不同。半島對阿拉伯人最大的貢獻，是讓阿拉伯人的血和西方人的血等值；和美國，歐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可敬的人的血等值。過去我們被瞧不起，由於 AJ，我們有了份量。

賓拉登是一方，另一方是強大的 USA；客觀或者中立的作法是給兩方同樣機會，同樣時間；但大家不管，把他貼上恐怖份子標籤就定案，不准跟他講話；這不公平。就像最近三名以色

列年輕屯墾者遇害，以色列說是哈瑪斯幹的，就轟炸哈瑪斯；哈瑪斯始終沒有聲明是他們所為。就算否認，也沒人聽，西方傳媒會聽嗎？以色列說是誰就是誰。

在哈瑪斯贏得選舉後，以色列使用各種方法癱瘓巴勒斯坦當局（Palestinian Authority, PA）在加薩走廊與約旦河西岸的工作，以色列直接控制 PA 的稅制，造成 PA 無法完全施政的結果，以色列也以此方式繼續控制加薩走廊，目前仍隨時有衝突發生。

### 三、恐怖主義存在於阿拉伯記者的工作環境中

阿拉伯新聞記者的心理狀態，與西方記者不同，最主要原因是他們都親身見證中東戰亂與悲劇。Nadine 是一名巴勒斯坦-英國籍記者，她認為「新聞就是報導巴勒斯坦人民故事的一個方法。在巴勒斯坦，有整個世代被阿拉伯與西方文獻遺忘。」（Mellor, 2011a, p. 78）。Khalil 則是另一名巴勒斯坦記者，他記得自己青少年時候的事。他說：

我被以色列軍方隨意以「煽動」的名義逮捕，最後我獲得釋放。我問我哥哥「煽動」是什麼意思，他舉例告訴我像是一個記者寫了一些東西來刺激民意。在那個事件後，我便決定當一名記者，我想那一定是有著極大權力的專業，所以可以改變民意。對我來說，新聞是一個可以討論價值、信仰與政治立場的平台，我於是有了強而有形的工具。但我從來不會以「十個人被殺」這樣去報導巴勒斯坦事務，不會有人在乎，這些人在倫敦、沙烏地阿拉伯的冷氣房間裡，可能只會注意一分鐘，就會去做其他的事了（Mellor, 2011a, p. 79）。

「半島」的新聞記者來自七十個不同國家，透過「半島」也讓人明白阿拉伯民意的重要性。半島英語台主管、受訪者 E 說：

我們這群同仁不是阿拉伯人找來的，是極專業的英國獵人頭者招兵買馬組成的，是個很強的團隊，而且在倫敦 BBC 阿拉伯頻道工作了一年多，對阿拉伯世界瞭如指掌。我是埃及人，埃及事務是我的強項，但現在對突尼西亞，蘇丹，利比亞，沙烏地等也熟悉了，因為工作涉及這個區域。所以這裡的人都是有備而來，個人因素擺在一邊。

「半島」各個頻道都有不少阿拉伯記者，他們自認為繼承 BBC 的西方專業的新聞意理，同時為阿拉伯民眾帶來最真實的新聞，也因此為阿拉伯世界帶來更強而有力的公共領域。半島阿語台資深工作者 F 說：

我是巴勒斯坦人。半島在阿拉伯世界堪稱破天荒，過去這裡的廣電通通是政府的傳聲筒，新聞再怎麼多，頭條都是文宣；半島打破這個模式，做法類似 BBC 或 CNN。原 BBC 人馬把新聞自由帶到阿拉伯世界來，我從不知隨時要提防惹禍上身是什麼滋味。我們採訪報導完全自由，從不討好或害怕觸怒某個政府。我的同事訪問人的時候，跟英美等西方國家沒有兩樣。

雖然「半島」受 BBC 影響很深，但「半島」不少新聞工作者為阿拉伯裔，也表現出不同於西方的新聞文化。半島英語台記者、受訪者 G 是伊拉克人，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之後開始當記者。受訪者 G 說：

身為伊拉克人，我熟知當地民性，這比非伊拉克人佔有優勢。遜尼派約一年前開始抗爭，有六個省經常發生衝突，我一去就知道怎麼回事，西方記者則一頭霧水，他們看事情非黑即白；薩丹海珊是遜尼派，他死後遜尼人覺得受到什葉派領導的政府

打壓；他們抗爭引起衝突，導致伊拉克今日的動亂。依我看，很多西方媒體的伊拉克報導都沒抓住重點。又如，所謂「伊斯蘭國」開始坐大，很多人以為他們是蓋達的化身，其實不全是，還有別的成份。有一直跟入侵美軍打游擊的遜尼人，大多是海珊的餘黨和殘部，還有國家主義者，伊斯蘭信徒等，他們未必理念一致，但有共同目標，就是推翻現在的政府；這是很多西方報導缺少的理解。

不可否認，多數阿拉伯記者認為西方不了解阿拉伯世界。首先，阿拉伯電視充滿政治，但政治新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伊拉克、巴勒斯坦等議題的重要性，提供了優先性。英國籍約旦裔記者 Sadig 說：「歐洲在二次大戰前，一定是有關武器與飛彈的新聞，不可能有人情趣味新聞。他們也不會報導一個飢民的新聞，因為每個人都是飢餓的。現在在阿拉伯世界就有很多飢餓的人，我無法將他們從政治議題中抽離，而去報導軟性新聞如名人新聞等。」（Mellor, 2011a, p. 92）也有阿拉伯記者提到：「如果我像歐洲記者一樣，開始討論鴨、狗等新聞，我一定會被阿拉伯民眾宰了。這裡每天都有人被殺，我們居住在一個複雜的地區裡，不像歐洲人過著輕鬆的生活，他們面對最大的問題可能是鳥感冒了。」（Mellor, 2011a, p. 95）。

另一個黎巴嫩-英國籍記者 Hesham 也說：「我的爺爺說，坐在地上的人和坐在沙發上的人，是非常不一樣的。所以，如果有一個黎巴嫩人告訴我他很沮喪，並不會引起我的注意，除非他得了癌症或快死了，我才會注意他。但英國人生活在奢華的環境中，有人沮喪他們就會很在意。他們的苦難沒有我們這麼多，我們定義痛苦也和英國人、美國人不同。受苦對我們來說就像瞎眼、死亡，是真實生活中的危機。」（Mellor, 2011a, p. 96）也因為如此，半島的記者很自然會關注更大的苦

難問題。半島阿語台資深製作人、受訪者 H 說：

2011 和 2012 之間，格達費被殺、垮台後，我奉派到利比亞，待了 3、4 個月才回來。我報導過很多事，包括人民流離失所的情形，擁格達費的人在革命後被掃地出門，受到各種迫害，家被縱火，的里波利等城市外圍處處是東拼西湊的難民營，我都報導過。我也曾到利比亞西南部的馬沙拉達，那裡被格達費轟炸得滿目瘡痍，我去報導人們在廢墟中怎麼過活。我們訪問到革命軍，進入他們的工事，也參觀一個博物館，裡面陳列的盡是死傷者和斷垣殘壁的照片，不忍卒睹。那個報導產生很大回響。我還報導過利比亞非法移民受到的非人對待，無政府狀態使得處境更加惡化，他們大都被關進收容所，食物醫藥俱缺；利比亞人巴不得一腳把他們踢走。

雖然新聞記者行業可以為自己的見聞帶來能見度，在採訪時也有極高的風險。半島英語台記者、受訪者 I 還曾經遭到逮捕。伊朗籍的她說：

敘利亞政府一向敵視新聞記者，而且認定半島在製造問題，他們給我安的罪名很莫須有。記得審問我的人的用語是「妳和妳所屬的集團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給我們製造問題」。他給我一紙警告：「妳告訴妳的老闆停止報導這些。」然後我被槍押著上飛機，他們捏造一份我當間諜的檔案，使得我在伊朗再被關押審訊了 16 天，最後幸而獲釋，前後拘禁 19 天。說實話，被關時害怕得很，想到身為伊朗人、又當記者，遲早會吃到牢飯。幸運的是有個強大的傳播網在外聲援，包括各國人士在社群媒體上要求釋放我；最後我獲釋，回來工作。

阿拉伯記者不但一直處於恐怖主義的工作處境中，就連採訪非洲時也一樣。受訪者 N 是奈及利亞人，當地的恐怖份子 BOKOHALAM 反對女子上學，他曾採訪一個婦人，因為擔心害怕，叫四個子女都輟學。這些都反映著已經五年之久的 BOKOHALAM 叛亂，對當地人民生活造成的影響有多大。受訪者 N 說：

2012 年，BOKOHALAM 開始作亂之後兩年，難民問題已很嚴重，我報導之後，政府立即否認，還警告要辦我報導不實。我說要告就告，我有影像，有訪問，足以證明。在非洲採訪遭威脅是常有的，BOKOHALAM 也殺害過幾名記者，還有某報曾遭攻擊。卅年來我體會到，新聞工作是喚醒責任，叫人負起責任來，同時也要對自己負責，不能弄錯。

其實，西方民主社會中媒體運作的架構，從未在阿拉伯世界出現。阿拉伯記者每天面臨的都是政局不安的採訪環境。半島英語台主管、受訪者 J 說：

我們的記者一直都在付出代價，利比亞不好待，埃及不好待，敘利亞不好待。這種政權要求：「按照我的意思報導，不然就滾。」我們不可能遵命，所以記者都在為半島這塊招牌付出代價，不時被捕，被驅逐出境。我們不僅守護基本價值，還要千方百計創新搶先。我的團隊會爭取到世上最危險的地方採訪，半島吸引來的記者似乎都是這一型的，他們主動要去，不用吩咐，他們要去的地方，連當地人都待不下去，但我不得不阻攔。

半島電視台仍試圖增加自己的影響力。「半島」總編輯（director general）Wadah Khanfar 曾說，從一開始半島就被指控是由以色列情報

特務局莫薩德（Mossad）、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等國際情報組織設立；並說他們背後有美國人撐腰，這些都不會干擾「半島」去做自己認為對的事。Khanfar 說：「我們並沒有進行任何宣傳（propaganda），我們只是熱愛新聞的普通人。」（Seib, 2008, p. 20）

#### 四、「半島」在美國市場經營困難

自從半島阿語台營運起，就有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出現。阿拉伯國家有時會指控似乎是擁護（或支持）猶太復國主義（Zionist）的一份子；也有其他阿拉伯國家認為「半島」受制於美國，常常播出一些訊息混淆阿拉伯民眾（Rinnawi, 2006, p. 102），半島阿語台兩邊都不討好。為了爭取英語觀眾，半島英語台（Al Jazeera English, AJE）於 2006 年 11 月成立，AJE 耗資超過十億美元，是歷史上投資最大的新聞網（Powers, 2012, p. 209）。因為 911 的報導，半島阿語台無法成功達成美國的有線或是衛星的上架交易。2007 年 7 月前，半島英語台繼續努力，仍然沒有結果。後來「半島」決定在半島阿語、英語兩個衛星頻道外，在美國申請設立有線系統的半島美國台，以解決上架問題。有關半島在紐約設立有線頻道一事的背後考量，半島電視網高階主管、受訪者 K 說：

設立有線的半島美國台是在美國行銷的唯一途徑。除了佔市場大半的有線，就只有衛星；若選擇衛星，也要透過一個和有線一模一樣的公司，也是付費收視；在有線不存在的鄉下地區，人們要裝碟形天線，付費收看。現在有了數位科技，情形在改變，有線業者會造成什麼挑戰，我們還不知道。我們正在研究市場，可能性很多；例如會不會有更多分銷走網路，市場大過



有線電視？我們不能不因應變化。美國是個非常重要的市場，擴大影響力是半島的主要目標之一。

「半島」關心國際新聞，不但要和國際媒體競爭，也要和當地的地方新聞競爭。「半島」除了必須排除 911 事件後造成的伊斯蘭恐慌，同樣在美國市場面臨競爭壓力。參與創立美國台的受訪者 M 說：

半島美國頻道立足紐約，建立頻道背後就有很多 PR，很多努力；美國對於半島的負面想法既多且強，紐約尤其是。建台猶如辦外交，人們先是充滿猜疑，後來多了解了半島一點，知道我們不是恐怖份子，不會有瘋狂舉動。這是自然延伸出來的，是整個努力的額外收穫。

半島的難題在於我們不做地方新聞，不論是在美國、土耳其、或歐洲，我們都以提供國際新聞為主。BBC 在美國，也只打進五百萬個家庭，因為人們興趣缺缺，觀眾未必想要國際新聞。我們在美國的挑戰是，我們得製造出觀眾來。半島美國台在全美有幾個據點，卻發覺不管再怎麼做，涵蓋地區都比不上在地頻道。

現在半島美國台已退出有線市場，將會如同受訪者 K 所言，透過網路進行更大的行銷，但美國民眾對「半島」的觀感似乎不易改變。英語台網路部門編輯、受訪者 L 說：

我是美國人，以前我為報紙當國外通訊員時，我就感覺半島做得很好。有些同行不同意，是因為 2003 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時，半島有點像壞字眼；半島一開始就受到誤解，因為半島播出美國被俘者的影片，被認為在作政治宣示，因為美國新聞絕不會這樣做。現在美國新聞也會播了，但當時是會招來不愛國

的罵名的。半島還曾被看作恐怖份子同路人，目前在美國仍有政治人物如此想。

綜合歸納以上訪談，可以明白 911 事件後引發的伊斯蘭恐慌，依然在美國發酵。半島英語網站在 911 當天的一篇報導寫著：「一個國家不能夠用恐怖主義對付恐怖主義，除非他想要就此永遠陷入這種惡性循環中。……伊斯蘭恐慌長久以來在美國政治檯面下發酵，現在成了公開的憎恨與怒火……（Townsend, 2016, September 11）。這說明隱藏在美國社會的伊斯蘭恐慌，對「半島」在美國市場的發展非常不利。再加上美國新聞市場的國際新聞競爭激烈，美國人也未必關心國際新聞，以致半島美國台必須改弦易轍。

## 伍、結論與討論：「半島」與西方媒體報導恐怖主義的不同思惟

恐怖主義存在已久，過去可能只有中東的阿拉伯記者報導時會用到類似字眼；隨身著全球化的腳步與社群媒體不斷衍生，與恐怖主義相關的訊息隨時傳到人們耳中。無辜民眾因為炸彈攻擊、劫機等災難而失去寶貴生命，總是令人痛心。近幾年 ISIL 將人質砍頭、燒毀村莊，導致敘利亞難民潮，又再度引發有關恐怖主義的關注。

本論文認為，恐怖主義本身就具有複雜的成因與形成背景，雖然其恐怖效力及於全球，實際上更是一個在地問題。恐怖主義本身與中東有著政治、宗教、社會等連結，半島電視台等當地記者在新聞工作中，記者不但要報導恐怖主義，還要面對恐怖主義的威脅，確實與西方媒體處境非常不同。

本論文研究發現，不同媒體對恐怖主義有不同的工作準則，如 911

前後塔利班是「半島」重要的新聞來源，但 2015 年時，阿富汗記者卻意識到不能再報導塔利班，以免助紂為虐。2001 年時因為美國攻打阿富汗，才讓有關塔利班、賓拉登的報導更加放大。對「半島」而言，將塔利班視為新聞來源恐怕與戰爭因素有關，就像多數西方記者必須以美國軍方為主要訊息來源時，也會引發為美國宣傳的批評（Herman & Chomsky, 2002）。

然而，恐怖主義可能因為媒體報導而影響局勢。「半島」多次報導賓拉登，自然由於賓拉登是新聞關鍵人物，加上當時賓拉登一直強調自己不是 911 的主導者（Miles, 2005, p. 107）。「半島」基於自己的報導理念，自認可以做為不同立場等訊息溝通的橋樑。平心而論，「半島」沒有必要把賓拉登的情緒性言論全盤播出。畢竟，賓拉登身為具有武力裝備的蓋達組織首腦，以「半島」的傳播力量自然會在賓拉登身上形成某種效果。「半島」可能想讓觀眾更了解蓋達與塔利班，但「半島」忽略了媒體報導的弔詭現象。即報導愈多，受報導的組織可能會愈強大，恐怖組織日後的行為又成為媒體報導的內容。

「半島」之所以如此處理賓拉登新聞，其實也與中東情勢有關，巴勒斯坦也是議題之一。「半島」始終關注加薩走廊的局勢，對於獲得加薩選舉勝利的哈瑪斯，從來不以恐怖份子看待。半島從最早的 JSC 時代起，就大量報導加薩的情形，也引來更多人支持巴勒斯坦（Ayish, 2010, pp. 221-223）。半島英語台報導有關加薩走廊遭以色列攻擊的報導方式，除了有別於以色列與西方不同的報導標準外，也可看出「半島」對哈瑪斯的定位必然與西方不同。

在阿拉伯記者成長與新聞採訪生涯中，一再受到恐怖主義的威脅，也親眼目睹西方強權進入家鄉，在有關「恐怖主義」等價值判斷上，實與西方不同。當記者因工作身亡、並且多數發生在阿拉伯世界的當地記

者身上時，更可了解包括「半島」在內的阿拉伯記者，報導亂世時的尺度拿捏確實不同於西方記者。「半島」作為阿拉伯世界新起的報導良心，在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等矛盾的議題上進行大量的報導，確實可能在立場上必須符合阿拉伯觀眾的期待，但同時也顯露「半島」的若干困境。包括：美國有時候不接受採訪、賓拉登只願提供自拍影帶，可見在戰爭時期媒體的處境相當難為。

而在崇尚宗教自由的臺灣社會，目前還未認真對待恐怖主義等議題，還是認為恐怖主義是只會發生在其他國家的國際新聞。如今由於臺灣已加入美國的反恐行列，媒體對於恐怖主義，也不能完全無知了。

## 參考文獻

- 李忠謙 (2015 年 11 月 25 日)。〈台灣被伊斯蘭國點名 IS 最新宣傳片出現中華民國國旗〉，《風傳媒》。取自 <http://www.storm.mg/article/74609>
- 楊幼蘭 (2015 年 11 月 24 日)。〈點名台灣打擊 IS 美大戰略下的盤算〉，《中時電子報》。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124002815-260401>
- #illridewithyou goes viral after Sydney siege. (2014, December 15). Retrieved from Al Jazeera English Web site:  
<http://www.aljazeera.com/news/asia-pacific/2014/12/illridewithyou-goes-viral-after-sydney-siege-2014121512387983113.html>
- Al-Marashi, I. (2014, November 12). Baghdadi dead or alive: Does it matter? Retrieved from Al Jazeera Web site: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4/11/baghdadi-dead-alive-does-it-ma-2014111251257418964.html>
- Ayish, M. (2011).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in the Arab worl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culture revivalism. In N. Mellor., M. Ayish., N. Dajani, & K. Rinnawi (Eds.), *Arab media: Globalization and emerging media industries* (pp. 85-102). Cambridge, UK: Polity.
- Ayish, M. I. (2010). Morality vs. politics in the public sphere: How the Al Jazeera satellite channel humanized a bloody political conflict in Gaza. In S. Cushion, & J. Lewis (Eds.), *The rise of 24-hour news television: Global perspectives* (pp. 221-241).

-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Barnett, B., & Reynolds, A. (2009). *Terrorism and the press: An uneasy relationship*.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Battah, H. (2015, November 15). Analysis: Just as innocent - comparing Beirut and Paris. Retrieved from Al Jazeera English Web site: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5/11/beirut-paris-attacks-151115075935564.html>
- Beydoun, K. A. (2015, December 5). The ethnicity of San Bernardino shooters doesn't matter. Retrieved from Al Jazeera English Web site: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5/12/ethnicity-san-bernardino-shooters-doesn-matter-california-shooting-151203063729874.html>
- Caruso, R., & Locatelli, A. (2014). (Eds.).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A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 Bingley, UK: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 Cinnirella, M. (2012). Think 'terrorist', think 'Muslim'? Social-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explaining anti-Islamic prejudice. In M. Helbling (Ed.), *Islamophobia in the west: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individual Attitudes* (pp. 179-189). London, UK: Routledge.
- Dabashi, H. (2015, November 15). Je suis Muslim. Retrieved from Al Jazeera English Web site: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5/11/je-suis-muslim-151114163033918.html>
- Ditrych, O. (2014). *Tracing the discourses of terrorism: Identity, genealogy and state*.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El-Nawawy, M., & Iskandar, A. (2003). *Al-Jazeera: The story of the network that is rattling governments and redefining modern journalism*. Cambridge, MA: Westview.
- Figenschou, T. U. (2014). *Al Jazeera and the global media landscape: The South is talking back*. London, UK: Routledge.
- Foltyn, S. (2014, October 10). Austrian youth flocking to ISIL. Retrieved from Al Jazeera Web site: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4/10/austrian-youth-flocking-isil-2014108101425255506.html>
- Gunaratna, R. (2007). Ideology in terrorism and counter terrorism. In A. Aldis, & G. P. Herd (Eds.), *The ideological war on terror: Worldwide strategies for counter-terrorism* (pp.21-34). London, UK: Routledge.
- Helbling, M. (2012). Islamophobia in the west: An introduction. In M. Helbling (Ed.), *Islamophobia in the west: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individual Attitudes* (pp. 1-1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erman, E. S., & Chomsky, N. (2002).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 Hoffman, B. (1999). *Inside terrorism*.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Iqtidar, H. (2014, December 18). Responding to the massacre: Revenge or resolution? Retrieved from Al Jazeera English Web site: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4/12/responding-massacre-revenge-re-2014121810372786102.html>
- Janes, D., & Houen, A. (2014). Introduction, In D. Janes, & A. Houen (Eds.), *Martyrdom and terrorism: Pre-modern to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pp. 1-20).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rim, K. H. (2011). Covering Muslims: Journalism as cultural practice. In B. Zelizer & S. Allan (Eds.), *Journalism after September 11* (pp. 131-146). London, UK: Routledge.
- Kopstein, J. (2015, November 19). Governments exploit Paris attacks to push for more power. Retrieved from Al Jazeera English Web site:  
<http://america.aljazeera.com/opinions/2015/11/governments-exploit-paris-attacks-to-push-for-more-power.html>
- Lean, N. (2012). *Islamophobia industry: How the right manufactures fear of Muslims*. New York, NY: Pluto Press.
- Libront, K. (2014). Definition of terrorist act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sh criminal law. Problem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 M. Miloservic, & K. Rekawek (Eds.), *Perseverance of terrorism: Focus on Leaders* (pp. 14-25). New York, NY: IOS Press.
- Locatelli, A. (2014). What is terrorism? Concepts, 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 In R. Caruso, & A. Locatelli (Eds.),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A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 (pp. 1-20). Bingley, UK: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 Mandhai, S. (2015, June 2). Imam: US anti-Islam protests brought solidarity. Retrieved from Al Jazeera English Web site: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5/06/solidarity-muslims-protests-imam-150602194313754.html>
- Mellor, N. (2011a). *Arab Journalists in transnational media*. New York, NY: Hampton Press, INC.
- Mellor, N. (2011b). "Why do they hate us? Seeking answers in the pan-Arab news coverage of 9/11. In B. Zelizer, & S. Allan (Eds.), *Journalism after September 11* (pp. 147-166). London, UK: Routledge.
- Merriman, R. N. (2012). Covering Gaza, 2008-2009: A Palestinian view. In P. Seib (Ed.), *Al Jazeera English: Global news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21-142). New York, NY: Palgrave.
- Miles, H. (2005). *Al-jazeera: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Arab news channel that is challenging the West*. New York, NY: Grove Press.
- Morgan, G., & Poynting, S. (2012). Introduction: The transnational Folk Devil. In G. Morgan, & S. Poynting (Eds.), *Global Islamophobia: Muslims and moral panic in the West* (pp. 1-14). London, UK: Ashgate.

- Nashashibi, S. (2014, October 15). The things we won't know about ISIL. Retrieved from Al Jazeera English Web site: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4/10/things-won-know-about-isil-20141097102092768.html>
- Pintak, L. (2010). Arab media and the Al-Jazeera effect. In T. L. McPhail (Ed.), *Glob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stakeholders, and trends* (pp. 290-304).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 Powers, S. (2012a). From broadcast to network journalism: The case study of Al Jazeera. In M. Burns, & N. Brugger (Eds.), *Histories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ers on the web* (pp. 207-219).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Rinnawi, K. (2006). *Instant nationalism: MaArabism, aljazeera and transnational media in Arab world*.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 Rosen, J. (2011). September 11 in the mind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B. Zelizer & S. Allan (Eds.), *Journalism after September 11* (pp. 35-43). London, UK: Routledge.
- Safdar, A. (2015, November 17). Europe anti-refugee rhetoric swells after Paris attacks. Retrieved from Al Jazeera English Web site: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5/11/europe-anti-refugee-rhetoric-paris-attacks-151116205423294.html>
- Samuel-Azran, T. (2010). *Al Jazeera and US war coverage*.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Seib, P. (2008). *The Al Jazeera Effect: How the new global media are reshaping world politics*.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Inc.
- Sheehi, S. (2011). *Islamophobia: The ideological campaign against Muslims*. Atlanta, GA: Clarity Press.
- SIGAR report: Taliban gained territory in Afghanistan*. (2016, July 29). Retrieved from Al Jazeera English Web site: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6/07/taliban-gained-territory-afghanistan-sigar-160729053011049.html>
- Stampnitzky, L. (2013). *Disciplining terror: How experts invented 'terrorism'*. London,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rfeh, M. (2014, December 9). Defusing Taliban publicity. Retrieved from Al Jazeera English Web site: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4/12/defusing-taliban-publicity-20141266541>
- Townsend, J. (2016, September 11). I remember the day ... 9/11: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Retrieved from Al Jazeera English Web site: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5/10/remember-day-911-american-perspective-151020091809158.html>
- Underhill, N. (2014). *Countering global terrorism and insurgency: Calculating the risk of state failure in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Iraq*.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Vidino, L. (2012). Homegrown Jihadist terror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J. Horgan, & K. Braddock (Eds.), *Terrorism studies: A reader* (pp. 469-484). London, UK:

Routledge.

Weinberg, L. (2013).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Friend or foe?* London, UK: Routledge.

Zayani, M. (2005). Introduction——Al Jazeera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Arab mediascape. In M, Zayani (Ed.), *The Al Jazeera phenomen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Arab media* (pp. 1-46). London, UK: Pluto Press.



# Terrorism and the Press: A Study of the War on Terrorism, Islamophobia, and Al Jazeera

Chao-Chen Lin\*

##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ubject of terrorism neglected in Taiwan and discusses the role of news media in reporting terrorism.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is research looks to restore the fact of reporting on 911 and terrorism from Al Jazeera and surveys the intense relationship with U.S. This paper argues to rethink Islamophobia and terrorism by exploring th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terrorism between the West and Middle East. Arab journalists need to report on terrorism and face the danger from it.

**Keywords:** Al Jazeera, Islam, Islamophobia, Arab, terrorism, terrorist

---

\* Chao-Chen Lin is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